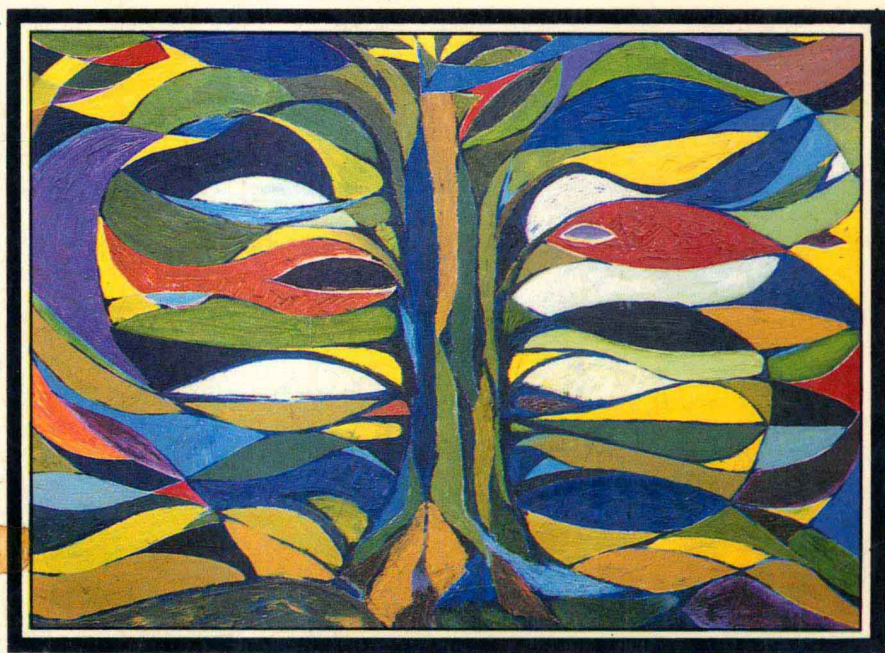


人類文明與 中國的哲學智慧

史作檉 著



樹的幻想之二

史作檉 繪

仰 哲

人類文明與 中國的哲學智慧

爲大時代之年青朋友所寫的一本小書

人類文明與中國之哲學智慧

出版者：仰 哲 出 版 社

地 址：新竹市光復路一段 116 號

電 話：(0 3 5) 7 7 2 0 9 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 2 4 2 9 號

發行人：林 淑 貞

作 者：史 作 樾

經銷處：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印 刷：利 康 印 刷 公 司

定 價：新 台 幣 1 0 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再版序

那年我國退出聯合國，現代月刊之侯君促我爲中學生寫一本書，於是我發憤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寫成了這本小書。於今已十五年有餘，在我的生命與思想上當然也有了許多變化，此次仰哲出版社之丁君囑我將此書再版，於是我又將此書統覽一遍，發現書中所言，對於大的脈絡與關鍵尙能確切把握，乃整理後再版出書。唯希望今日之年青朋友果能有耐心地把它讀完，如果說于讀完之餘還能愛好它，那我就更感激不盡了。

史作檉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于新竹

目 錄

序 言

第一章	歷史與文化的取材·····	1
第二章	歷史人格的真正內涵是什麼？·····	6
第三章	當胸襟業已敞開來的日子裏·····	11
第四章	偉大哲人的出現時代及其歷史的意義·····	20
第五章	由歷史存在的本質看對外來文化的吸收·····	30
第六章	西方文化之演變的辯證方式·····	41
第七章	從中國的自然智慧與日耳曼的興起看民族復興·····	69
第八章	今天我們到底要怎樣來看哲學·····	94
第九章	在今天哲學到底要做些什麼？·····	109
第十章	現代中國哲學建立之根本基礎·····	120

第一章 歷史與文化的取材

歷史與文化是大塊，整然，淵源而前行的，有時我們很難完全說得清某一事物，是由于某一原因或某一群原因而產生出來的。同時在另一方面，一切只屬於史料的整理與記誦，又根本不能滿足我們對歷史與文化之意義闡釋上的必然與要求；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我們往往會採取一種代表性因素的列舉方法，以連結歷史事件間的因果與意義，來滿足我們加諸于歷史與文化之思想或情感上的要求。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又往往在採取史料之意義的時候，會很容易地掉落在片面取材之主觀的窠臼裡，而使一切歷史與文化的闡述不盡合于完全客觀性之知識的要求，那麼在這種不盡理想的情形下，我們到底要怎樣做才能算是勉強地給我們一個暫時解決的方法呢？我想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從下面三點上談起：

一、我們要知道歷史是不能重演的，所以我們也不能說所有的史料盡合于當時的事實。這樣，我們不但要使我們在選擇史料以從事于歷史與文化之意義闡述的工作時，要盡最大可能以選取其更合于真實者，同時在另一方面，我們爲了要維護史料本身的界域與尊嚴，或者我們更會考慮到當我們選擇史料以從事于歷史與文化之闡述的工作時，所可能含有之主觀的成份，所以我們必須要將史料本身與意義闡釋的工作，在學術上要做一個嚴格之界域的劃分，因爲：

二、史料是單單純純屬於過去的，而人本身却清清楚楚地屬

于一個具體的現實領域。所以這個確實活在現實中之具有了主觀可能的個人，除非他要滿足于那種關於年代，人名，地名之單純考證上的要求，而忽略一切史料中所包含之事實內容的意義，與真正可能在一切主觀個人身上所發生的深刻作用與影響；那麼必然地一切真正具有了生機能力的歷史與文化，均將在含有了主觀成份的要求上，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歷史與文化的探求工作：

(1)由于某種情感的因素或理智上的要求，我們常爲了瞭解一個真實而有意義的過去，而從事于對於過去之歷史或文化之探求的工作。

(2)同樣地，由于人之必然存在于某一時期的現實環境之中，却不落于任何片面存在之現實的窠臼，而成為現實之被奴役者，相反地，他却要以一被現實所激發之整全之智慧或心靈，而設法去瞭解他所處身之整體現實的真實意義，這樣他不但要發掘整個淵源流長之歷史文化的意義及其因果關係，同時他更要藉此以呈現整個現實存在中之合理而系統的解釋。

(3)但是任何一個對於現實的真正瞭解，一如人之由于一種熱切的心靈，藉探究過去以呈現現實世界的真正意義一樣的，任何一種對於現實世界的真正瞭解，實際上業已包含了一種主觀的個體要向將來的理想去開拓的必然意義與作用了。

三、我們對歷史存在的意義，往往有一個最大的誤解，那便是歷史就是「過去」的意思。假如果真如此，那麼我們不但不能說明一切有關於歷史或文化的研究，還能對我們現實的人存有着多少實際的作用與益處，同時那更大大地妨害了歷史本身永遠發展的有機作用。再者如以時間來分，我們有時也很難嚴格地指出過去、現在與未來之真確界限來的，而一切屬於歷史或文化中的分期，實際上也無非是些主觀取材上的權衡方便罷了。所以，在

我們研究歷史或文化的時候，我們不但要將單純而死板的史料與意義的闡釋工作嚴格地分開，同時我們更要將歷史或文化，以現實的主觀而賦予了時間意義的歷史內容，從二種不同的性質上而分出三種不同的界域來：

(1)事實的探討—過去的重新發現。

(2)主觀上對於現實的尋求—現實與歷史的重新縫合。

(3)理想的前展—未來的實質開拓。

由此可知，一切真正有關於歷史或文化的研究，都必須以一真實生活于現實中之主觀個體為中心，而將整個的過去與未來統合而為一永遠前展之有機的生命體，才能將一個真實的個體與真實的歷史文化縫合而為一，以呈現人活在世界上而與整個時代或環境有關意義之具體的內容。否則人不是由于主觀自體之不能充分把握，而將真實的時間四分五裂而不得其歷史或文化的究竟，便是由于主觀自體之過份偏狹的存在，而將整個人存在于歷史或文化中的意義，形成為一死體的形式知識，或直投于無理與論斷的深淵之中。

因之，一切真正歷史與文化意義的呈現，必須是由一情感與理智同樣豐富，同時經驗與領悟能力也要同等具在之純然的靈魂者，他生于一時一代之中，常以其純然而童真之領悟的機力，從人存之涵蘊深極的精神中，而透悟一人存可能之理想的界域，然後他以此而權衡現實，乃常以現實之形具的束縛墮力，而欲將現實整個地理想化，以形成人類未來遠景開拓之可能。甚至更爲了要達成此一理想遠景之可能，他更要緬懷了久遠的過去，以尋求人存與社會之更大的楷模，並從現實意義之淵源的疏導上，以整體意義的瞭悟而開始向理想的未來以尋求真實的可能與建樹。同時他更知道，一個真正活在現實而具有切實的理想，甚至于更統

括了三種時間而周轉于宇宙之中的生命，第一他不可能是現實之形有的奴隸，第二他更不是任何片面對立中之偏見的激切者，相反地，他却必視歷史而為一涵蘊深極之內存的時間長流，同時一切人存文化之具體事實，更必是此一內存時間長流之形式的外現。因此，我們之所以要觀望並瞭解歷史與文化，同樣地亦必在于一人存精神本質的獲取與吸收，却不是任何死體形式的搬弄與曉舌。因為不但一時一代中一種文物制度的形式很難適合于另一時代，同時一切文物制度于其存在的本質上，更必是人類要適應于一時一代之精神基礎的突創物。所以在我們研究歷史或文化的時候，一定要以一熱切尋求之涵蘊精神，透過歷史或文化的外現形式，而去體悟那些大時代中堪稱人類楷模之大精神的典型，然後我們才能摒去了一切形有而不完整的現實事物或束縛，而在大精神的培育中，以真實地為一時代人所應有的可能理想，透過現實而向未來開拓而去。但是像這種從時間之整體而不休止的長流中，從一切大時代而吸取了大精神的歷史事業，又決不是任何可供為客觀的形式知識來討論的對象，所以它更需要一真正具有了尋求精神的歷史人格，于其自體之涵蘊的世界中來加以深切體會並完成的事業。由此可知，假如我們真能以大格看大格，以不朽看不朽，同時也更能以歷史而看歷史的話，那麼我們必將發現，真正歷史與文化的探討，決不是叫我們只在些形式的知識中搬弄並滿足，相反地，那却必是要令人統括了整體的時間，為現實立根，為將來而尋求可能之大精神中新人格的突立。是的，一切大時代之創建，都必基于一新人格的突立，而一切新人格的出現，更必在于整個歷史文化與大精神的合流處才得以完成。再者一切大格的完成，更不是由于任何形式之知識的搬弄與曉舌，相反地，那却必基于一涵蘊深遠之向無限理想而追求的精神。如今我們活

在這動盪的大時代裏，面對了真正的歷史與人格，我們也該在大民族的探求與感召下而醒醒了。

歷史，它大塊，整然，淵源而前展；人，他尋求，體會，整然而有所立；時代，它具體，可能，而爲人與歷史結合的必然物，人要往前走嗎？那麼你便必須先突破現實而到那大精神的世界中去！

第二章 歷史人格的真正內涵是什麼？

無論如何我們總得要承認人是具有着超越于現實世界，而將整個人與世界導向于精神性理想之可能與要求的，甚至于人更靠了這一種可能與要求，他不但將自身的存在衝破了一切種類之現實世界的樊籠與拘囿，同時更在他向整個廣遠歷史文化投向之取材與借鏡中，而將一個真正生活在現實世界裏的個體，鍛鍊並周轉而為一有基礎，有根源，有生命，有力量，有境界，並有理想與前途之立體的主體存在者。相反地，假如不是如此，那麼我們不但要承認一個個體被範圍在現實世界中之死體的存在，甚至我們更會從此而宣佈了歷史或文化之理想前展可能的死刑。換句話說，一個只生活于某一種現實世界之中，同時更被現實而範圍的人，他只屬於一種現實的人格，而非一歷史的人格，相反地，一個真正屬於歷史人格的人，他不但要投身于廣大之時間的長流而成為一立體周轉的生命者，同時他更必于此一廣遠而周轉之立體的生命世界中而發現，所謂現實，那也無非是一個塑造了個體或歷史的可能基礎罷了，其真正完整地塑造而為一真實之現實個體者，那無論如何是要靠了包括三種時間之具有了生機能力之歷史長流的沐浴與鍛鍊，才得以完成了的。所以我們說，現實不是絕對，而只是可能者。歷史不是過去，而是一切真實具有了時間意義之生命者的鍛鍊場所。同樣地，一個個體更不是一個狹小的自我者，相反地，他却必是一個周轉了一切時間並將整體的歷史創生並前展了的主體可能者，尤其是活在亂世的我們，在我們面臨

了更多的可能與鍛鍊的日子裏，更不能小看了自我，我們一定要設法去做一個歷史的人格才行，否則我們豈不貶抑了自身，而成為一怨天尤人之被現實所範圍的奴役者嗎！

但是像這樣一個廣大而悉備之歷史的人格，當他真實地生活于現實世界之中時，他又要以怎樣的步驟與心靈，才能使他做得了這番歷史的事業呢？它的解釋是這樣子的：

我們知道假如一個人只活在現實世界中，那麼他是連他所處身的現實世界，也不可能得到真確而完整的瞭解的。甚至于事實更告訴我們說，一個只活在現實世界中的人格，差不多最後他總要被那一些平面地出現在現實世界中之五花八門的片面而對立的事象，弄到眼花撩亂，或無理而論斷地任性狂妄了去的。因之，除非說這一時代業已被「智慧」而領導，否則一切屬於歷史的人格，當他存在于現實中時，他必定要以銳利的透視力，針破一切個別而片面的現實事象，然後他更要騰身而出，為求得更完整地攬照現實，並使現實之理想前展的歷史成為可能，他必定要在一極其孤獨而深邃的世界中，內歸自我，並在此一真實存在的自我中，以尋求達成歷史或文化任務之「智慧」與「大精神」的可能與建立。最後他才得以在此一自我之智慧與大精神的基礎上，展現廣大的理想遠景與整體時間的歷史事實，並從新關照現實，以形成大世界開拓之理想的規劃與到達。

由此可知，一個真正的歷史人格，要達成一歷史的事業或任務，他所需要的步驟是：

針透平面而雜亂的現實。

建立內歸之智慧之自我。

展現精神性理想的遠景。

重觀現實而成立真實的規模。

但是假如從這兒我們再追根究底，以這樣一個歷史的人格而去完成他歷史的事業時，他到底又要具有一顆怎樣的心靈，才能通過這許多步驟而有所成功呢？其實這並不是別的，而是那一種非人爲之自然而純真的性靈。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得更直截了當些，那便是一顆純詩的心靈。

爲什麼？

到底人活在知識中已經太久了，于是以這種層層的形式知識壟斷並包圍了的個人或社會來說，一切只剩下了形式的方法與推論的存在，人是早已失去了他創造一切真知識的原創力量與生命了。于是就在這一種世界之中，人只在徒然地以形式而演形式，以人爲而演人爲，他是差不多再也看不到那種真正創造了一切歷史文化之出現在人類內在心靈裏的創造本質與生機力量的存在了。這真是可惜亦復可憐啊！

這樣人既然不再能看到一切屬於原創而純粹的東西了，于是人也只有在一些人爲而形式化的世界中搬弄知識或噱舌，是再也不能看得見一切屬於歷史或文化之創造的根源，並展現那種人類精神體中之廣大世界的理想與遠景了。所以我們說，一切形式化的人爲世界，只在那裡無根地搬弄並噱舌，相反地，却只有針透了一切形式的現實與人爲的純然者，他才能將世界立體而提昇，並使整個的歷史與文化在投向了那個創造根源的世界中，真實而有力地展現出歷史與文化之輝煌的遠景來。因爲任何一個歷史人格之非人爲的純然者，正含有了三個最基本的質素：

一、因爲他是非人爲之無染的純然者，所以他常可以對於人存之情感或理智上的諸多可能，產生最直接而根源的感觸或作用。

二、因爲他是生機圓融之生命者，所以他常有足夠的力量來

針透一切屬於形式或膚淺的存在，而將生命導向于根源之創造的可能上。

三、因為他是自由之精神性的幻想者，所以他常能將生命而導向于立體而提昇的存地領域。甚至更在他將生命而展示于立體的空間中時，他更可在生命的時間與空間的交錯點上，而尋找出一切現實人存所真正需要的規模與本質來。

什麼是純詩的靈魂？

那便是人爲之形式的無染，跳躍而活潑的生機，並自由而幻想地騁馳于無所有之鄉的魂者啊！

當然像這樣一個純詩的魂者，假如他只潔淨，生機，並騁馳幻想于「自我」之自由的精神世界之中，那麼他便只能鑄造了一個藝術或宗教的領悟世界罷了。相反地，假如他又果能凝鑄幻想，並擴展一切小我的享有世界，或將空靈的領域鍛鍊而爲一充滿了雄健氣息之大我的世界，那麼即刻一切屬於小我世界中之享有的生命情調，便會轉化而爲一肅穆而極富責任或犧牲氣息之踏實的大我精神。這樣自我變而爲整體的人類，生命更變成了人類之整體的命運，空靈的世界也變成了世界之真實的理想；從此他便開始在那自我轉化爲真實人類理想的可能上，重新在那一切古往今來之人類偉大成果之真實的業績上去鑽研，去探究，去孕育，去成長，以便在那擔負起了具體之國家，民族，人類，或歷史文化的任務中，踏實地從地面上將那個理想的世界設法開拓而去。

所以說，真正的歷史文化，它決不只是些形式知識的敘述所能講得清楚的。相反地，那却必是在那個真正屬於歷史人格之純然而廣大的心靈或世界中，根植，孕育，成長，領悟，才能由層層上揚的轉化過程而有所成功的。因之，不但一個真正屬於歷史的個體人格，如果不能活在這般純然而廣大的世界中，他也會

流于一偏之見之茫然而乾枯的地步，甚至我們對於整個歷史文化的談論，亦必因流于形式，而使人覺得一切歷史文化也毫無偉大可令人取法之處。再者，就以我們面對了一切歷史文化之事實材料的研究上而言，我們亦必將發現，我們對於一時一代之真正歷史的瞭解，也決不只是搬弄一些政治或文物的事實而能有所滿足的，相反地，我們對一時一代歷史之真正瞭解，却必須要訴諸于該時代之整體文化的內在精神或深刻意義的把握，才能達到其真正歷史瞭解之目的。但是一切屬於文化內容之真正瞭解的事業，更必須要一個人對於該時代之文化的代表成果，或構成了此一文化代表成果之偉大靈魂本身，有所真正的體悟，方能有所成功的。所以說，像這一切歷史，文化，成果與偉大靈魂的真正體悟與瞭解，無論如何以一顆只範圍在現實世界中而生活的人是辦不到的，相反地，那却需要一顆生活于純然而廣大的世界中之歷史的人格才行。

由此可知，所謂具有了純詩之靈魂的基礎，並幾經轉折，而達成為一歷史的人格者，他正具有了三種最基本的特質：

一、于其淺顯處，它可以使我們超越于一切偏狹的歷史事實，而對於一時一代之文化整體的真實內容，有所直接而深刻的透悟。

二、其于現實世界中，它更常使我們超越于一切平面中雜亂的現實事物，而以一透悟的能力，將自我而立于人存內歸之不移之地。

三、其于存在的世界中，它更常使人在于一切內歸而不移的自我基礎上，見諸一切立體時空的生命世界，而展現立體歷史之永遠前展的理想可能。

第三章 當胸襟業已敞開來的日子裏

人，他以純然爲根，以鍛鍊爲心，以大世界的開拓而爲其存在的領域，並以現實世界中之理想的規劃而爲其活着的職志，那麼若以這樣一個將人之性靈的純然與歷史之廣大的領域密切而結合起來的人格來說，當他面對了他自身的存在，或繁複之歷史文化的事實時，他到底要怎麼個做法？今先言關於歷史文化之事實領域的開拓與取材。

其實，只要是我們談到了一個個體面對一切世界的開拓與取材時，還不就是要面臨了那個人類之追求的故事了嗎？

人活在世界上，假如他對於一切歷史文化的探討，只是由一些外在現實事物的推移，却不是由于我們向整體世界中去追求之生命上的滿足，那麼像這一種歷史文化的探討，不但不能對於我們自身之存在的成長上有何助益，甚至更使我們墜入于一些形式而偏狹知識之是非的談論中去罷了。相反地，假如我們對於一切歷史文化之內容的探討，是由于那一種起自于我們內在生命裏的必然而深刻的要求，那麼我們必將發現，我們自身不但將因我們在歷史文化中所學習的內容而獲得深刻的培育與提攜，甚至歷史文化本身的內容，也將因那一種深刻的追求力量，而使人獲得了那種穿透性之立體而整全的意義。但是其中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從我們有知的時候起，我們常以一種出自內心的追求衝動，並爲了要滿足我們的情感，理智，或其他一切性靈上之可能要求

，而使我們必然地要向一切歷史文化的層面中探求而去。這樣，除非說我們的世界只被範限在一只供我們的情感或領悟能力滿足之美學或藝術的領域之中，而使得我們對於一切種類之語言或國家民族而形成的文化內容一視同仁外，那麼我們必將發現，在一切具有了深刻意義瞭解之歷史文化的把握上，無論如何我們對於由自己的國家民族或語言所表達並創造子的文化內容，要較諸他國家，他民族，他語言者，更易于引起我們的感動，提攜與一幾乎是不可抵擋之強有力的感召力。假如不是如此，那麼不是他純然之熱誠的追求不夠，便必是由于一時之矯枉過正的片面取材所致。否則，我相信一個由于出自自身之真誠的追求，而不是由于任何外在之現實的因素而從事于歷史文化探討的人，他對於本族歷史文化所懷有之熱誠與力量，無論如何要強過對其他任何歷史文化所付出去的努力與熱心很多倍才對。

當然談到這一點，或者五四運動時期的情形，正可以給我們做一個最好之驚覺的例子。雖然我們在今天仍要承認當時中國人之寶貴的熱誠，甚至我們也承認傳統可以加以改革，但是我們談歷史文化，或某一現實的匡正與開拓，那一定需要一純然的心靈所導引之足以籠罩整盤歷史文化深義之大世界中的智慧才足以為法的，否則到頭來還不是只有弄到意氣填胸，或拘于一時之偏而茫然無所終持的地步嗎！所以，五四以來的文化新潮，既沒有為中國文化帶來深刻意義之里程碑，同時也沒有將完整而深刻的西方文化傳入中國，考究其中的實際原因，也無非是因為由于時勢之驟變，而使得當時的中國人來不及從整全而純然的心靈上起智，並往大世界與大精神上以求得澈底的鍛鍊，然後才以一真實之歷史的人格，以達成其現實世界之開拓或前展之任務的原故。

總之，一個人對於其本國本族歷史文化瞭解的必要性，一如